

故乡吟

却待燕子归故巢

蔡华先

燕子是候鸟,冬去春来,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又是一年春来到,到了燕子回归的季节。前几天,侄女和我通电话时,很期待地问了我一句:今年奶奶家的燕子来了吗? 奶奶家的燕子孵出小燕子了吗?

我说还没有。

侄女有点小小的失落。

其实,我也在期待着,今年燕子什么时候回来?

燕子,可以说是世上最为人们所喜爱的鸟了。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饱含深情地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描写燕子的古诗词,其意象之盛,非其它物类所能及。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燕子甚至成为美好爱情的象征,“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燕子为何会让人如此喜爱? 唐代武元衡的《归燕》一诗对此有了恰如其分的刻画:“春色遍芳菲,闲檐双燕归。还同旧侣至,来绕故巢飞……”一是燕子雌雄颀颀,飞则相随,成双成对,李白曾这样写道: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羨。二是燕子念故情,归故巢。宋代徐集孙的《燕子》一诗中这样赞美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翻笑人间湖海客,重来仍占故巢居。”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宫中的宫女为了探求燕子迁徙的规律,曾在一只燕子的脚爪上做了记号,看它是否在第二年仍旧飞回原地。晋代有个叫傅咸的,亦用此法观测,结果这只脚爪上做了记号的燕子次年春天又飞回来了。

在民间,老百姓对燕子的喜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燕子既是能捕捉害虫的益鸟,又是老百姓眼中的吉祥鸟。

燕子不嫌贫爱富,不弃农家,是最亲民的鸟。每到春天,燕子“离洋舍岛伴春归,织柳衔泥剪雨飞。不傍豪门亲百姓,呢喃蜜语俩依偎”。它们住进千家万户,和主人一起晨起,一起晚归,在农学院里度过快乐的春与夏。

在老百姓眼里,燕子是祥瑞之鸟。燕子忠贞不渝,共同哺育雏鸟、不糟蹋粮食、捕食害虫、喜欢亲近寻常百姓家,这些美好的特质成为人们喜欢它的理由。燕子肯到家里做窝,说明家里有祥瑞之气,它在哪里安家,就会为哪里带来平安吉祥。

“咫尺春三月,寻常百姓家。为迎新燕入,不下旧帘遮。翅湿沾微雨,泥香带落花。巢成雏长大,相伴过年华。”年年岁岁,燕子和农家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怎能不是一种福分、一种缘分? 不是农家人贴心的好伙计呢?

民间有种说法,一旦燕子回来看到自己的窝被破坏了,就再也不会在这家垒窝筑巢了。因而,人们对于燕子在自己家里屋檐下筑的巢、垒的窝,都会好好保护,以防燕子第二年回来时找不到自己的窝。对于调皮的孩子,大人们也常常会以“打燕子会瞎眼”来吓唬,以此告诫要保护好燕子。

幸运的是,老家的屋檐下,就有燕子垒的窝,燕子年年来此栖息、生活,繁衍后代。

老家屋檐下的燕窝,原来只有一个,一对燕子,年年回来。

去年春夏之时,回老家时,突然感觉屋檐下的燕窝有点变化,原来在以往那个燕窝的旁边相距几厘米的地方,有一个只垒了一半就放弃了的燕窝,在距以往那个燕窝约一米的地方,有一个即将完成的燕窝。

我明白了,这是燕子准备育雏了。一个窝已经住不下了,要另建新巢。

开始建新巢的燕子明显比平时忙碌了许多。原来院子里有一根晾衣绳,捕虫归来的燕子会在晾衣绳上停歇片刻,然后再回到巢中。现在,这对燕子不停地飞来飞去,衔来泥土、草茎、羽毛等,为即将出生的小燕子营造一个温暖的家。

大约是去年的六月前后,小燕子出生了,一共有五只。

家里添丁进口,老燕子更加忙碌了,每天穿梭似地飞来飞去,忙着捕虫喂养小燕子。每当老燕子回来时,五只小燕子便一齐挤在原来的巢里,五个小脑袋一起探出巢外,唧唧叫着,嗷嗷待哺。

每逢此时,我在院子里行走,总是轻手轻脚,生怕惊扰了它们。有一天,老燕子飞回来,我远远地用相机抓拍了几张五只小燕子一起从巢中探出头等待老燕子喂食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小侄女看到了,想必还惦记着,估摸着今年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有此一问。

小燕子出生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喂养,便开始在老燕子的带领下学飞、学捕食。当小燕子逐渐变得身强力壮后,冬天也快到了。小燕子随着老燕子一起,赶在寒冷来临之前举家飞往南方。

如今冬去春来,也到了燕子回来的时候了。

不知去年的那两只老燕子,今年是否能安然归来? 不知去年那五只小燕子,今年是否还记得它们的出生地?

我,时时都在期待着。

春花已落叶渐荫,却待燕子归故巢。



故乡的风筝

慕然

“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阳微,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暮春时节,我在旷野寻找属于这个季节的记忆。一只风筝忽然闯入眼眸,蓝天为底,乘风飞翔,或许只有它才是这个季节独特的符号。

男孩握着风筝线,尽情奔跑,我仿佛看到年少的我,在田野间牵着风筝奔跑,爷爷被我落下很远,气喘吁吁地叮嘱我:“慢点跑,别摔着。”时隔数载,那声音依旧回荡在我的脑海。这些记忆,就像风筝,被故乡的线牵着,拴得紧紧的,不管多久,都不会遗忘。

故乡的风筝,是魂牵梦萦的,多年以后,我依旧想起那个暮春。课堂上,老师问我们:“春天有什么?”同学们回答:有柳絮,有春草……只有那个小姑娘,笑靥如花,缓缓说出“有纸鸢”。声音优雅、轻柔,在一片叽叽喳喳中,富有诗意的名词一下就在我心里化开了,教室顿时安静下来,似乎不忍打扰这份意境。原来风筝还有个这么优雅的名字,我们一直沉浸在纸鸢竹马伴儿嬉的古诗中,却忘记唤醒它。

风筝,细竹为骨,薄纸为皮。童年,一到这个季节,镇子集市上各种图案的风筝摆满了货摊,一块钱一只,看了就眼馋。路过摊位时,我心里痒痒的,想要,又没开口,那个时候,一块钱可以买二十支冰棍,也可以买三十支中华牌铅笔。直到爷爷呼唤,我才发现不知不觉中放慢了脚步,被落下了很远。

第二天,爷爷砍回青竹,劈成竹篾,要扎一只风筝送我,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折腾了一天,除了满地折断的竹篾和手背上几道血痕,什么也没看到。第二个赶集日是十天以后,爷爷踩着露水出了门,在卖风筝摊位前的一块青石上坐下,点燃旱烟,与卖风筝的聊起了家常,眼睛一直瞅着摊位上的风筝,不时拿起来端详、称赞。一袋袋烟丝化为灰烬,然后在鞋底磕掉。爷爷回来时,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第二天,我睁开惺忪的双眼时,一只美丽的蝴蝶风筝呈现在我的眼前。爷爷用了一天时间把风筝骨架轮廓刻在了心里,连夜做成了风筝。

空气中充满了风的味道,爷爷将手中的风筝线递给我,我牵着线在麦地里奔跑起来,爷爷被我落下了很远。风筝越飞越高,我停下了脚步:“风筝会飞走吗?” 爷爷接过我手中的线,一脸温和:“只要有风筝线,飞多远都会回来。”

我慢慢长大,直到独自背起行囊,像风筝一样飞离了我的故乡。在一个风筝满天的季节,爷爷离开我去了天堂,我努力抬头,那天的风儿有些飘忽不定,风筝都像失群的孤雁,滴滴泪水顺着我脸颊滑落。夜里,我做了个很深很深的梦,梦里,爷爷做的风筝,在高高地翱翔、优雅地舞蹈……

现在,我仍习惯仰望天空,天空中的风筝,是故乡的注脚,每次看到,都能看见故乡天空的色彩。临近五一假期,儿子问我去哪玩,我说回老家祭祖,一起去寻找童年的那只风筝。

开车载上父亲、儿子返回故乡,推开老屋的大门,发现童年那只风筝,安静地躺在房梁上,等待着我。想必是爷爷精心选的位置,老屋逼仄,也只有那一片空间,能安放保存它。可惜我回来迟了。我和儿子把风筝放飞,愿风筝带去我的问候,让远在天堂的爷爷看见它。儿子扯着风筝线越跑越快,老父亲气喘吁吁地喊道:“慢点,别摔着。”

“只要有风筝线,飞多远都会回来。”我就像一只风筝,被故乡的线牵着,爷爷就是那牵线的人,陪着我,一起奔跑。

诗歌港

拐棍

张国龙

父亲举着拐棍
把高处的枝头拉弯
他在掰第一茬香椿芽
掰下来,然后拄着拐去卖掉

在他走路的时候
拐棍是他的腿
在他掰香椿芽的时候
拐棍是他的农具
现在,他和拐棍的亲密度
远远胜过我这个儿子

他年轻的时候,两条腿坚实有力
载着他走南闯北,丈量世界
后来,只活动在一亩三分地里
现在,收拾院里的香椿芽
都需要借助拐棍

他的世界越来越小
只剩下从家门到村口摊位的距离
他拄着拐棍
一步一步,扎实地丈量着人生

赶海

林海

赶海喽
一声喊
一湾海水被赶到地球的另一边

花花绿绿的男人女人
提着竹篮把快乐追赶
海只对亲近自己的人慷慨
用青菜铺出偌大的绿地毯
高耸的礁石像海的牙齿
情愿让人从牙缝里攫取营养快线
挽起裤腿踏进海里
踩乐了自己的水中笑脸
弯腰捡起小山似的海螺
把满心欢喜装进竹篮

哦,人生何尝不是在赶海
拾起的一只只贝壳
仿佛从海里抠出的符号标点
亲近大海怎会看不懂人生画卷
即使你用尽洪荒之力
也拉不直绵绵海岸线
该顺其自然就别大叫大喊
善于抓住人生“潮汐”
才会收获满满
错失时机
只能等待下一次潮退机缘

养路工

蔡同伟

坚守初心使命
经年梭巡于岁月的征程
像对待亲生的孩子
精心养护每一条路
开满茧花的双手
托起蛟龙的图腾
在蜿蜒的画卷上
绘就修修补补的人生
橘黄色的身影
亮丽成最美彩虹

